



特 別  
^21  
4254  
7

支語  
1283





121  
4254  
7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區

<97-75>

第十九卷

俞伯牙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好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個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  
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齊相這樣朋友纔  
是個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  
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聽在下說一樁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們要聽者洗  
耳而聽不要聽者答隨尊便正是

知音說與知音聽

不是知音不與談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之地也那  
俞伯牙身雖楚人官星却落於晉國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修聘伯牙討  
這個差使一來是個大才不辱君命二來就便直視鄉里一舉兩得當時從陸路至於郢都  
朝見了楚王致了晉主之命楚王設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  
一看墳墓會一會親友雖然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遲留公事已畢拜辭楚王楚王  
贈以黃金綵緞高車駟馬伯牙離楚一二十年思想故國江山之勝欲得恣情觀覽要打從  
今古奇觀

卷十九

水路大驚轉而回乃假奏楚王遣臣不幸有犬馬之疾不勝車馬馳驟乞假臣舟楫以便醫藥楚王准奏命水師撥大船二隻一正一副正船早坐晉國來使副船安頓僕從行李都是開棹畫樂錦帳高帆甚是齊整章臣直送至江頭而別

只因賈勝探奇

不願山遙水遠

伯牙是個風流才子那江山之勝正投其懷張一片風帆凌千層碧浪看不盡遙山疊翠遠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漢陽江口時當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風狂浪湧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進泊於山崖之下不多時風恬浪靜雨止雲開現出一輪明月那雨後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艙中獨坐無聊命童子焚香爐內侍我無琴一操以遣情懷童子焚香罷捧琴囊置於案間伯牙回囊裏琴調絃轉軫彈出一曲曲猶未終指不剎刺的一聲響琴絃斷了一根伯牙大驚叫童子去問船頭這佳船所是在甚麼處船頭答道獨因風雨停泊於山脚之下雖然有些草樹並無人家伯牙驚訝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莊或有聰明好學之人盜聽吾琴所以琴聲忽有絃斷之異這荒山下那得有聽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人差來刺客不察或是賊盜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財物叫左右與我上崖接檢一番不在柳陌深處正在蘆葦叢中左右領命齊喚衆人正欲搭跳上崖忽聽得岸上有人答應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子並非奸盜之流乃樵夫也因挑柴歸晚值驟雨狂風雨具不能遮蔽管深履險聞君雅操少住聽琴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稱聽琴二字此言未幾

真偽我也不計較了左右的叫他去罷那人不丟在崖下高聲說道大人出言謬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負山野中沒有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伯牙見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個聽琴的亦未可深知止住左右不要囉唆走近船門回噴作喜的問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聽琴站立多時可知知道我這纜所彈何曲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來聽琴了方纔大人所彈乃孔仲尼嘆顏回譜人琴聲其詞云

可昔顏回命早亡

教人思想髮如霜

只因陋巷簞瓢樂

到這一句就斷了琴弦不曾撫出第四句來小子也還記得 留得賢名萬古揚  
伯牙聞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士隔崖遙遠難以問答命左右掌挑板扶手請那位先生登舟細講左右掌挑此人上船果然是一個樵夫頭戴笠笠身披草衣手持尖擔腰纏板斧腳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談好歹見是樵夫天下眼相看那樵夫大下船去見我老爺叩頭問你甚麼言語小心答應官尊著哩樵夫却是個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須相問待我解衣相見除了斗笠頭上是青布巾脫了雨衣身上是藍布衫兒搭膊束腰露出布褲下截那時不慌不忙將雨衣斗笠尖擔板斧俱安放船門之外脫下草鞋擲去泥水重復穿上步入船來官船內公座上燈燭輝煌樵夫長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禮了俞伯牙是楚國大臣眼界中那有的接的布衣下來這禮恐失了官體既請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沒奈何微微舉手道賢

今古奇觀

卷十九

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童子取一張機坐見置於下席伯牙全無客禮把嘴向樵夫一督道  
爾且坐了爾我之稱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謙讓儼然坐下伯牙見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  
之意因此不問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茶默坐多時怪而問之方纔崖上聽琴的就是爾麼  
樵夫答言不敢伯牙道我且問爾既來聽琴必知琴之出處此琴何人所造持他有甚好處  
正問之時船頭來稟話風色順了月明如畫可以開船伯牙吩咐了慢些樵夫道承大人下  
問小子若講話絮煩恐擔悞順風行舟伯牙笑道惟恐爾不知琴理若講得有理就不做官  
亦非大事何況行路之遲速乎樵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僭談此琴乃伏羲氏所作見五星  
之精飛墜梧桐鳳凰來儀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伏羲氏知  
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為雅樂令人伐之其樹高三丈三尺三寸按三十三天  
之數截為三段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聲太清以其過輕而廢之取下一段叩其聲  
太濁以其過重而廢之取中一段叩之其聲清濁相濟輕重相兼送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  
按七十二候之數取起明乾選良時吉月用高手指匠人劉子奇斲成樂器此乃瑤池之樂故  
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入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  
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風沿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  
徽按閏月先是五條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堯舜時操五絃  
琴歌南風詩天下大治以後因周文王被囚於羑里用子伯邑考添絲一根清幽哀怨謂之

文絃後武王代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絃先是宮商角徵羽五絃後池  
絃稱為文武七絃琴比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為六忌  
一忌大寒 二忌大暑 三忌大風 四忌大雨 五忌大雷 六忌大雪  
何為七八彈

聞喪者不彈 奏樂不彈 事冗不彈 不淨身不彈  
衣冠不整不彈 不焚香不彈 不遇知音者不彈  
何為八絕總之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此琴無到盡美盡善之處曠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  
啼乃雅樂之好處也伯牙聽見他對答如流猶恐是記問之學又想道就是記問之學也虧  
他了我再試他一試此時已不似在先你我的稱了又問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時孔仲尼鼓  
琴於室中頗回自外入聞琴中有幽沉之聲疑有食殺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之鼓琴  
虎猶方捕鼠笑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食殺之意遂露於絲桐始知聖門音樂之理入於微  
妙假如下官撫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聞而知之否樵夫道毛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大人試撫弄一過小子靜心猜度若猜不著時大人休得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沉思半晌  
其意在於高山撫琴一弄樵夫贊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  
會將琴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只兩句道著了伯牙的心  
事伯牙大驚推琴而起與子期施履主之禮連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貌取

人豈不悞了天下資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答小子姓鍾名徽賤字子期伯牙拱手道是鍾子期先生子期特請大人高姓榮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於晉朝因修聘上國而來子期道原來是伯牙人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點茶茶罷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借此攀話休嫌簡褻子期稱不敢童子取過瑤琴二人入席飲酒伯牙聞言又問先生志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處子期道離此不遠地名馬鞍山集登村便是荒居伯牙點頭道好個集賢村又問道藝何為子期道就是砍柴為生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該僭言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於廊廟垂名於竹帛却乃蕭志林泉混跡樵牧與草木同朽竊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實不相瞞吾間上有年邁二親下無手足相輔採樵度日以盡父母之餘年雖位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伯牙道如此大孝一發難得二人酒杯酬酢了一會子期宛無驚伯牙愈加愛重又問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長一旬子期若不見棄結為兄弟相稱不負知音契友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國名公鐘徽乃窮鄉賤子怎敢仰板有辱俯就伯牙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官碌碌風塵得與高資結契實乃生平之萬幸若以富貴貧賤為嫌觀俞瑞為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爐火再熱茗香就船艙中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年長為兄子期為弟今後兄弟相稱生死不負拜罷復命取煖酒再酌子期讓伯牙坐伯牙從其言換了杯筯子期下席兄弟相稱彼此談心敘話正是

合意客來心不厭

知音人語話偏長

談論正濃不覺月淡星稀東方發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蓬索整備開船子期起身告辭伯牙捧一杯酒遞與子期把子期之手執道賢弟我與爾相見何太遲相別何太早子期聞言不覺淚珠洒於杯中子期一飲而盡斟酌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戀不舍之意伯牙道屬兄餘情不盡意欲曲延賢弟同行數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弟非不欲相從怎奈二親年老父母在不遠遊伯牙道既是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過二親到晉陽來看愚兄一看這就是遊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子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萬一稟命於二親二親不允使仁兄無望於數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矣伯牙道賢弟真所謂至誠君子也罷明年還是我來看賢弟子期道仁兄明歲何時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駕伯牙屈指道昨夜是中秋節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賢弟我來仍在中秋五六日奉訪若過了中旬遲到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為君子叫童子分付記簿將鍾賢弟所居的地名及相會的日期登寫在日記簿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來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邊侍立拱候不敢有誤天色已明小弟告辭了伯牙道賢弟且住命童子取黃金二笏不用封帖雙手捧定道賢弟些須薄禮權為二位尊人甘旨之費斯文骨肉勿得嫌輕子期不敢謙讓即時收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艙取出擔挑了雨衣斗笠插板斧於腰間掌跳搭扶手上崖伯牙直送至船頭各各洒淚而別不題子期回家之事再說俞伯牙點鼓問船一路江山之勝無心觀竟中心悵悵想念知

今古奇觀

卷十九

四

音又行了幾日舍舟登岸經過之地知是晉國上大夫不敢驕慢安排車馬相送直至晉陽面復了晉主不在話下光陰迅速過了秋冬不覺春去夏來伯牙心忖子期無日忘之想著中秋節近奏過晉主給假還鄉晉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裝仍打大寬轉從水路而行下船之後吩咐水手但是灣泊所在就來通報地名事有偶然剛八月十五夜水手稟報此去馬安山中不遠伯牙依稀還認得去年泊船相會子期之處吩咐水手將船灣泊水底拋錨崖邊釘樵其夜晴明船艙內一線月光射進朱簾伯牙童子將簾捲起步出艙門立於船頭之上仰觀斗柄水底天心萬頃茫然照如白晝思想去歲與知己相逢兩月明今夜重來又值良夜他約定江邊相候如何全無蹤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會想道我理會得了江邊來往船隻頗多我今日所駕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認得去歲我原爲撫琴驚動知音今夜仍將瑤琴撫弄一曲吾弟聞之必來相見命童子取琴桌安放船頭焚香設座伯牙開囊調絃轉轉聲音在商絃中有哀怨之志伯牙停琴不操呀商絃哀聲淒切吾弟必遭憂在家去歲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喪必是母亡他爲人至孝事有輕重寧失信於我不肯失信於親所以不來也來日天明我親上崖探望叫童子收拾琴桌下艙就寢伯牙一夜不睡直個巴明不明又曉不曉看七月移簾影日出山頭伯牙起來梳洗整衣戴冠使眼止命一童子携琴相隨又取黃金十錠帶去倘吾弟居喪可爲祭禮步跳登崖遙望馬安山而行約十數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稟道老介爲何不行伯牙道山分南北路列東

西從山谷出來兩頭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路往集賢村去等個識路之人問明了他方纔可行伯牙就石上少憩童兒退之於後不多時左手官路上有一老丈鬚垂玉線髮挽跟絲簪冠野服左手攀藤杖右手携竹籃徐步而來伯牙起身整衣向前施禮那老者不慌不忙將右手竹籃輕托放下雙手舉藤杖還禮道先生有何見教伯牙道請問兩頭路那一條路往集賢村去的老者道兩頭路就是兩個集賢村左手是上集賢村右手是下集賢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從谷出來正當其半東去十五里西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個集賢村伯牙歎曰無言暗想道吾弟是個聰明人怎麼說話這等糊塗預會之日爾知道此間有兩個集賢村或上或下就該說個明白了伯牙却纔沈吟那老者道先生這等吟想一定那說路的不曾分上下總說了個集賢村教先生沒處抓尋了伯牙道便是老者道兩個集賢村中有一二十家莊戶大抵都是隱避避世之輩老夫在這山裏多住了幾年正是士居三十載無有不親人這些莊戶不是舍親就是做友先生到集賢村必是訪友只說先生所訪之友姓甚名誰老夫就知他住處伯牙道學生要往鍾家莊去老者道先生到鍾家莊要訪何人伯牙道要訪子期老者聞說子期二字一雙昏花眼內撲簌簌掉下淚來嗚呼嗚咽不覺失聲哭道子期鍾徽乃吾兒也去年八月十五探樵歸遇晉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講論之閒意氣相投臨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買書攻讀老拙無才不曾禁止日則探樵負重暮則誦讀辛勤心力耗廢染成痼疾效月之間已亡故了伯牙聞言五內崩裂淚如

酒泉大叫一聲傍山崖跌倒昏絕於地鍾公驚愕含淚攙扶回顧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誰小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老爺鍾公道原來是吾兒好友扶起伯牙慰解伯牙坐於地下口吐痰涎雙手捶胸哀哭不已道賢弟呵我昨夜泊舟還說爾爽信豈知已屬泉下之鬼你才有無壽了鍾公拭淚相勸伯牙哭罷起來重與鍾公施禮不敢呼老丈稱爲義伯足以見通家兄弟之意伯牙道老伯令郎還是停柩在家還是出葬郊外了鍾公道一言難盡亡兒臨終老夫與拙荆坐於臥榻之前亡兒遺語囑付道修短由天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之道死後之葬於馬安山江邊與晉大夫俞伯牙有約欲踐前言耳老夫因此不負吾兒臨終之言適纔先生來的小路之右一邱新土即吾兒鍾徽之家今日是百日之期老夫提一百紙錢往墳前燒化何期與先生相遇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就墳前一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籃鍾公策杖引路伯牙隨後小童跟定復進谷口果見一邱新土在於路左伯牙整衣下拜竟弟在世爲人聰明死後爲神靈應見此一拜誠水別矣拜罷放聲大哭寫動山前山後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問行的住的遠的近的所得哭聲悲切都來物色知是朝中大臣來祭鍾子期迴繞墳前爭先觀看伯牙却不會擺得祭禮以爲情命童子把琵琶取出囊來放於石台上盤膝坐於墳前揮淚兩行撫琴一操那些看者聞琴韻鏗鏘鼓掌大笑而散伯牙問老伯下官旣琴弟令郎竟弟悲不能已衆人爲何而笑鍾公道鄉野之人不知音律聞琴聲以爲取樂之具故此長笑伯牙道原來如此老伯可知所彈何曲鍾公道老夫幼年

也頗習如今年邁五官半廢模糊不諳久矣伯牙道這就是下官隨心應手一曲短歌以弔今郎者口誦於老伯斯之鍾公道老夫願聞伯牙誦云

憶昔去年春 江邊會七君 今日重來訪 不見知音人  
但見一坏土 慘然傷我心 傷心傷心復傷心 不忍淚珠紛  
來歎去何苦 江畔起愁云 子期子期兮 你我千金義  
歷盡天涯無足語 此曲終兮不復彈 三尺瑤琴爲君死  
伯牙於衣夾間取出解手刀割斷琴絃雙手舉琴向祭石右上用刀一擗七得玉軫拋殘金絃亂鍾公大雷問道先生爲何摔碎此琴伯牙道

子期不在對誰彈 子期不在對誰彈  
摔碎瑤琴鳳尾寒 子期不在對誰彈  
春風滿面皆朋友 欲覓知音難上難

鍾公道原來如此可憐可憐伯牙道老伯高居端的上集餐村那是下集餐村鍾公道那居在上集餐村第八家便是先生如今又問他怎的伯牙道下官傷感在心不敢隨老伯登堂了隨身帶得有黃金十鑑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些酒祭田爲令郎春秋掃墓之資待下官回本朝時上表告射林下那時却到上集餐村來迎接老伯與老伯母到寒家以盡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房外人相憐說罷命小童取出黃金親手遞與鍾公哭拜於地鍾公感泣答拜盤桓半晌而別這回書題作俞伯牙碎琴知音後人有



詩贊云  
勢利交懷勢利心  
斯文誰後念知音  
伯牙不作鍾期遊  
千古令人說破琴



第十九卷終

第二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富貴五更春夢功名一片浮雲眼前骨肉亦非真  
恩愛翻成讎恨一真把金枷套頸休將

王鎖鑰身清心寡然脫凡塵快樂風光本分

這首西江月詞是個勸世之言要人割斷迷情道遠自在且如父子天性兄弟手足這是

本連枝節不斷的儒釋道三教離殊總抹不得孝弟二字至於生子生孫就是下一輩事十

分周全不得了常言道得好

兒孫自有兒孫福

莫與兒孫作馬牛

若論到夫婦雖說是紅線纏腰赤繩繫足到底是剝肉枯膚可離可合常言又說得好

夫妻本是同林鳥

巴到天明各自飛

近世人情惡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兒孫雖是疼痛總比不得夫婦之情他溺的是閨中之

情之的是枕上之言多少人被婦人迷惑做出不孝不弟的事來這斷不是高明之輩如今

說這莊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賢愚參破真假從第一著迷處把

這念頭放淡下來漸漸六根清淨道念滋生自有受用昔人看田插秧詠詩四句大有見解

其詩曰

手把青秧插野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稻 退步原來是向前

古今詩規 卷二十 五

話說周末時有一高賢姓莊名周字子休宋國蒙邑人也曾仕周為漆園吏師事一個大聖人姓道教之祖姓李名耳字伯陽伯陽生而白髮人都呼為老子莊生常晝夜夢為蝴蝶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其意甚適醒來時尚覺臂膊如兩翅飛動心甚異之以後不時有此夢莊生一日在老子座閒講易之暇將此夢訴之於師他是個大聖人曉得三生來歷向莊生指夙世因由那莊生原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天生水二生木木榮花茂那白蝴蝶採百花之精華日月之秀得了氣候長生不死翅如車輪後游於瑤池偷採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於世做了莊周因他根器不凡道心堅固師事老子學清淨無為之教今日被老子點破了前生如夢初醒自覺兩腋風生有栩栩然蝴蝶之意把世情榮枯得喪看做行雲流水一絲不掛老子知他心下了悟把道德五千字的秘訣傾囊而授莊生嘿哩誦習修煉遂能分身隱形出神變化從此棄了漆園吏的前程辭老子周游訪道他雖宗清淨之教原不絕夫婦之倫一連娶過三遍妻房第一妻得疾死亡第二妻有過被出如今說的第三妻姓田乃田齊族中之女莊生游於齊國田宗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肌膚若冰雪綽約似神仙莊生不是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真個如魚似水楚威王聞莊生之徒却也持黃金百鎰文錦千端安車駟馬聘為上相莊生歎道儻牛身被文繡口食藜藿見耕牛力作辛苦自誇其榮及其迎入太廟刀俎在前欲為耕牛而不可得也遂却之不受聖妻歸宋隱於曹州之南華山一日莊生出游

出下見荒墳疊嶺歎道老少俱無辨賢愚同所歸人歸塚中塚中豈能復為人乎嘆咎了一回再行幾步忽見一新墳封土未乾一年少婦人渾身縹緲坐於此塚之傍手執齊統素扇向塚連扇不已莊生怪而問之娘子墳中所葬何人為何舉扇搨二必有其故那婦人並不起身連扇如故口中驚啼燕語說出幾句不通道理的話來正是

聽時笑破千人口

說出加添一段羞

那婦人道墳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時妾相愛死不能捨遺言勸妾如要改適他人直得葬事畢後墳土乾了方纔可嫁妾思新築之土如何就乾因此舉扇搨之莊生含笑想道這婦人好性急虧他這說生前相愛若不相愛的還要怎麼乃問道娘子妾這新土乾燥極易娘子手腕嬌軟舉扇無力不才願替娘子代一臂之力婦人方纔起身深深道個萬福多謝官人雙手將素白紙扇遞與莊生莊生行起道法舉手照墳頂連搨數遍水氣都盡其土頓乾婦人笑容可掬謝道有勞官人用力將纖手向髮傍取一股銀釵連那紙扇送莊生權為相謝莊生却其銀釵受其紙扇婦人欣然而去莊生心下不平回到家中坐於草堂看了紙扇口中嘆出四句詩道

不是冤家不聚頭

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死後無情義

索把生前恩愛勾

田氏在背後聞得莊生嗟歎之語上前相問那莊生是個有道之士夫妻之間亦稱爲先生田氏道先生有何事嗟嘆此扇從何而得莊生將婦人搨墳要土乾改嫁之言述了一遍此

扇印搨士之物因我助力以此相贈田氏聽罷忽發忿然之色向空中把那婦人于不賢萬不賢罵了一頓對莊生道如此薄情之婦世間少有莊生又道出四句

生前個個說恩深 死後人人欲搨墳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聞言大怒自古道怨廢類怒廢禮那田氏怒中之言不顧面面向莊生面上一啐道人煩雖同賢愚不等你何得輕出此語將天下婦道家看做一例却不道款人帶累好人你却也不怕罪過莊生道莫要空彈說嘴假如不幸我莊周死後你這般如花似玉的姿容難道捱得過三年五載田氏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那見好人家婦女喫兩家茶睡兩家牀若不幸輪到我身上這業沒廉恥的事莫說三年五載就是一世也成不得夢兒妻也遺有三分志氣莊生道難說田氏口出言語說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似你這般沒仁沒義的死了個又討一個出了一個又納一個只道別人也是一般見了我們婦道家一鞍一馬到是站得腳頭定的怎麼肯把話與他人說惹後世恥笑你如今又不死直恁狂殺了人就莊生手中奪過約扇扯得粉碎莊生道不必發怒只願得如此爭氣甚好自此無語過了幾日莊生忽然得病日加沉重田氏在牀頭哭啼啼莊生道我病勢如此水別只在早晚可惜前日此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與你搨墳田氏道先生休要多心妾讀書知禮從一而終誓無二志先生若不見信妾願死於先生之前以明心迹莊生道足見娘子高志我莊某死亦瞑目說罷氣就絕了田氏穿了一身素衣真個朝朝憂悶夜夜悲啼每想着莊生出

前恩愛如痴似醉寢食皆廢山前山後莊戶也有曉得莊生是個逃名的隱士來弔孝的到底不比城中熱鬧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年少秀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俊俏無雙風流第一穿扮的紫衣玄冠繡帶朱履帶着一個老蒼頭自稱楚國王孫向年曾與莊子休先生有約欲拜在門今日特來相訪見莊生已死只稱可惜慌忙脫下色衣叫蒼頭於行囊中取出素服穿了向靈前四拜道莊先生弟子無緣不得面會侍教願為先生執百日之喪以盡私淑之情說罷又拜了四拜洒淚而起便請田氏相見氏初次推辭王孫道古禮通家朋友妻妾都不相避何況小子與莊先生有師弟之約田氏只得步出孝堂與楚王孫相見叙了寒溫田氏一見楚王孫人才標致就動了憐愛之心只恨無由厮近楚王孫道先生雖死弟子思慕難忘欲借尊居暫住百日一來守先師之喪二者先師留下有什麼著述小子告借一觀以領遺訓田氏道通家之誼久住何妨當下治飯相款飯罷田氏將莊子所著南華真經及老子道德五千言和盤托出獻與王孫王孫殷勤感謝草堂中開占了靈位楚王孫在左邊廂安頓田氏每日假哭靈為由就左邊與王孫攀話日漸情熟眉來眼去情不能已楚王孫只有五分那田氏到有十分所喜者深山隱僻就做了些事沒人傳說所恨者新喪未久況且女求于男難以唇齒又捱了幾日約莫有半月了那婆娘心猿意馬按不住悄悄地喚老蒼頭進房賞以美酒將好言撫慰從容問你家人曾婚配否老蒼頭道未曾婚配婆娘又問道你家人要揀什麼樣人物纔肯婚配老蒼頭道我家王孫曾有言若得像娘

子一般丰韻的他就滿意足婆娘道果有此話莫非你說說老蒼頭道老漢一把年紀怎麼說說婆娘道我央你老人家為媒說合若不棄嫌奴情願服事你主人老蒼頭道我家主人也曾與老漢說來道一段好姻緣只礙師弟二字恐惹人議論婆娘道你主人與先夫原是生前空約沒有北面聽教的事算不得師弟又且山僻荒居鄰舍罕有誰人議論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教你喫杯喜酒老蒼頭應允臨去時婆娘又喚轉來囑咐道若說得允時不論早晚便來房中回復奴家一聲奴家在此專等老蒼頭去後婆娘懸懸而望孝堂遍張了數十遍恨不能一條細繩縛了那仙後生的脚扭將過來好做一處將及黃昏那婆娘等得個不耐煩黑暗裏走入孝堂聽左邊用聲息忽然靈座上作響婆娘嚇了一跳只道亡靈出現急急走轉內室取燈火來照原來是老蒼頭喫醉了直挺挺的臥於靈座上婆娘又不敢噴言他又不敢聲喚他只得回房推更推點又過了一夜次日見老蒼頭行來走去並不來回復那話婆娘心下發痒再喚他進房問其前事老蒼頭道不成不成婆娘道為何不成莫非不曾將昨夜這些話剖道明白老蒼頭道老漢都說了我與王孫也說得有理他道娘子容貌自不必言未拜師徒亦可不論但有三件事未安不好回復得娘子婆娘道那三件事老蒼頭道我家王孫道娘中見這着個凶器我却與娘子行吉禮心中何忍實不雅相二來莊先生與娘子是恩愛夫妻况且他是個有道德個名賢我的才學萬分不及恐被娘子輕薄三來我家行李尚在後邊未到空手來此聘禮筵席之費一無所措為此三件所以不

成婆娘道這三件都不必慮凶器不是生根的屋後還有一間空房子喚幾個莊客擇他出去就是這是一件了第二件我先夫那裏就是個有道德的名賢當初不曾正家致有出婆之事人稱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虛名以厚禮聘他為相他自知才力不勝逃走在此前月獨行山下遇一寡婦將扇搗墳待墳土乾燥方纔嫁人拙夫就與他調戲奪他執扇替他搗土將那把執扇帶回是我扯碎了臨死時幾日還為他淘了一場氣有什麼恩愛你主人青年好學進不可量况他乃是王孫之貴奴家亦是田宗之女門地相當今日到此姻緣天合第三件聘禮筵席之費奴家做主誰人要得聘禮筵席也是小事奴家更積得私房白金二十兩贈與你主人做一套新衣服你再去道達若成就時今夜是合婚吉日便要成親老蒼頭收了二十兩銀子回復楚王孫楚王孫只得願從老蒼頭回復了婆娘那婆娘當時歡天喜地把孝服除下重勻粉面再點朱唇穿了一套新鮮色衣叫蒼頭忙喚近山莊客來擇莊生尸棺停於後面破屋之內打掃草堂準備做合婚筵席有詩為證

俊俏孤孀別樣嬌 王孫有意更相挑 一鞍一馬誰人語 今夜思將快婿招

是夜那婆娘收拾香房草堂內擺得燈燭輝煌楚王孫簪纓袍服用氏錦襖繡裙雙雙立於花燭之下一對男女如玉琢金裝美不可說交拜已畢千恩萬愛的攜手入於洞房喫了合香杯正欲上牀解衣就寢忽然楚王孫眉頭雙縐寸步難移登時倒於地下雙手磨胸只叫心疼難忍田氏心愛王孫願不得新婚廉恥近前抱住替他撫摩問其所以王孫痛極不語

口吐涎沫奄奄欲絕老蒼頭慌做一推田氏道王孫平日曾有此症候否老蒼頭代言此症平日常有或一二年發一次無藥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效田氏急問所用何物老蒼頭道太醫傳一奇方必得生人腦髓熱酒吞之其病立愈平日此病舉發老夫也奏過楚王撥一名死囚來縛而殺之取其腦髓今山中如何可得其命合休矣田氏道生人腦髓必不可致但不知死人的可用得麼老蒼頭道太醫說凡死未滿四十九日者其腦尚未乾枯亦可取用田氏道若夫死方二十餘日何不斲棺而取之老蒼頭道只怕娘子不肯田氏道我與王孫成其夫婦婦人以身事夫自身尚且不惜何有於將朽之骨乎即命老蒼頭道伏侍王孫自己尋了砍柴板斧右手提斧左手攜燈往後邊空屋中將燈架放於棺蓋之上把起兩袖雙手舉斧戲定棺頭咬牙努力一斧劈去婦人家氣力單微如何劈得棺開有個綠故那莊周是達生之人吩咐不得厚斂桐棺三寸一斧就劈去了一塊木頭一連數斧棺蓋便裂開了婆娘正在呼氣喘息只見莊生從棺內歎口氣推開棺蓋挺身坐起田氏雖然心狠終是女流嚇得腿軟筋麻心頭亂跳奔頭不覺墜地莊生叫娘子扶起我來那婆娘不得已只得扶莊生出棺莊生攜燈婆娘隨後同進房來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孫主僕二人捏兩把汗行一步反退兩步比及到房中看時鋪設依然燦爛那主僕二人忽然不見婆娘心下雖然暗暗驚疑却也放下了膽巧言抵飾向莊生道奴家自你死後日夕思念方纔聽得棺中有聲響想古人云多有還魂之事望你復活所以用斧開棺謝天謝地果然重生實乃奴家之

幸也莊生道多謝娘子厚意只是一件娘子守孝未久為何錦襖繡裙婆娘又解繹道開棺見喜不敢將凶服衝動極用錦繡以取吉兆莊生道罷了還有一節棺木何不放在正寢却搬在空屋之內難道也是吉兆婆娘無言可答莊生又見杯盤羅列也不問其故教煖酒來飲莊生放開大盃滿飲數觥那婆娘不達時務指望煖熱老公重做夫妻緊推著酒盞撒嬌痴甜言美語要哄莊生上床同寢莊生把酒飲個大醉索紙筆寫出四句道  
從前了却冤家債 你愛之時我不愛 若重與你做夫妻 怕你百斧劈棺材  
那婆娘看了這四句詩羞慚滿面頭口無言莊生又寫出四句  
夫妻百日有何恩 見了新人忘舊人 甫得蓋棺遭斧劈 如何等待掘乾墳  
莊生又道我則教你看兩個人莊生用手將外面一指婆娘回頭而看只見楚王孫和老蒼頭走將進來婆娘喫了一驚轉身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楚王孫主僕都不見了那裏有什麼慶王孫老蒼頭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也那婆娘精神恍惚自覺無顏解腰間繡帶懸梁自縊嗚呼哀哉這到是真死了莊生見田氏已死解將下來就將劈了棺木盛放了他把瓦盆為樂器鼓之成韻倚棺而作歌歌曰 大塊無心兮生我與伊我非伊夫兮伊豈我妻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終兮有合有離人之無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見兮不死何為伊生兮揀擇去取伊死兮還返空虛伊用我兮贈我以巨斧我引伊兮慰伊以歌詞斧聲起兮我復活我聲發兮伊可知噫噫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誰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一 五

莊生歌罷又吟詩四句

你死我必埋

我死你必嫁

我若丘個死

一場大笑話

莊生大笑一聲將瓦盆打碎取火從草堂屋放起宇屋焚連棺木化為灰燼只有道德經南華經不毀山中有入檢取傳流至今莊生遨遊四方終身不娶或云遇老子於函谷關相隨而去已得大道成仙矣後人有詩贊云

殺妻吳起太無知 苟令傷神亦可嗟 請看莊生鼓盆事 逍遙無礙是吾師

卷二十終

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隻牛兒學種田

也知老去無多日

為利為名總鬧事

世間萬物其增價

結閉茅屋向林泉

且向山中過幾年

能詩能酒總神仙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成晚達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甘羅十二歲為丞相十三歲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髮白齒落背曲腰疼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何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選了周文王以後重載之拜為師尚父文王薨武王立他又秉鐵鉞軍師佐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子齊國又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歲方死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見箇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蹉跎不遇就意慢他這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穀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一

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

早發還先萎

遲遲開畔松

鬱鬱含晚翠

閒話休題那說明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覆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遊庠起增補廩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看眼裏真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商輅連中三元也只算他優異東西耳倒不是路躡風雲氣冲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榜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是弱秀本家全虧學中規這淺兩廣銀做個讀書本不若出了學門少了運重來路又去坐監反糜盤纏况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算計不通偶然在朋友處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真實情願將幾千金酬謝於同又得了這利息自以為得計考一這是個情第二還是個例人人要貢個爭先解於同自三十歲上讓入貢起一連讓了八運到四十六歲仍自埋沒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衫之隊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勃然發怒起來道爾勸我就貢止無過這俺半長不能取科第了却不知龍頭屬老成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做了個府佐正味著心田做去儘可裝身肥家只是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

孔子不得科第誰說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幾篇爛舊時文遇了個有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裏偷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談天說地誰敢出個題目將戴紗帽的再考他一考麼不止於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个個打鐵鑄的撒漫做去沒人敢說他不是科貢官做就業業捧了印子過橋上司還要尋趕他比及按院復命茶論的但是進士官德爾被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末又怕斷絕了食糧種子道此一臣者官箴雖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尙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停職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拼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算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晦氣遇著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爾清廉賢明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代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敢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懷恨與順氣丸度日遂吟詩一首詩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

只重利名不重人

楚士風歌誠恐殆

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終無分

寧可青衫老此身

缺硯磨穿聚傑事

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宏五十五歲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爵于同後

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爲詩識此是後話却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其志愈銳愈急時

運還不到看香五十齊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老都不利了每

到科舉年分第一個擢場告考的就是他訂了多少人的紙錢到天順六年鮮于同五十七歲髮都蒼白了猶自癡在後生隊裏談文講藝妮媽不倦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為笑且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與安縣知縣姓顧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少年科用聲價甚高最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歧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賞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為朽物曰呼先輩甚有越俎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裏錄科則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開封閱卷自恃眼力從公品第黑暗裏收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合眾秀才面前誇獎這本縣揀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必然連捷連捷秀才皆莫能及眾人拱手聽命却似漢王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毫傑比及折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踴將上來問道這如何年矮又矮又胖鬚髮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說爾也看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枉誇不枉贊先輩今朝說嘴懶休羨他真自嘆少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管不須管不須管不須管

少年時本是箇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曾灰却也是

澤留屈原吟獨苦

落陽李子面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興頭到學道考試未必愛他文字虧了縣公案首就搭上一名科舉喜孜孜去赴省試眾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溫後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遊玩旁人看見都猜道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的事外之人好不安閉自在若曉得他是科與的秀才少不得要笑做幾聲日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親看之際見與安縣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於同自想我與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個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條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著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又道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睛取了鮮於先輩在眾人前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又不時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士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慣慣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於同這件年紀算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上拆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於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其僥倖了刺公好生驚異主



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緣故蒯公道那鮮於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壓服後生情願把一卷換他主司指堂上匾額道此堂既名爲至公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占龍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番遂不肯更換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正是

饒我用盡千般力 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 依舊收將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於先輩故此只揀不整齊的文字纔中那鮮於同是宿學之士文學必然整齊如何反投其機原來鮮於同爲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自謂遇合十有八九同歸寓中多喫了幾杯好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瀉瀉得一絲兩氣草草完備一場三場仍復如此十分才學不會用得一分出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占了個高魁也是命裏否極泰來頽之倒之自然湊巧那與安縣剛剛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衆同年序齒他又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各各歡喜惟蒯公悶悶不悅鮮於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慚慚公愈加懶故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興加厚之意明年鮮於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了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語只勸他選了官罷鮮於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豈今日纔中得一年鄉試怎肯就舉人職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聞里中秀才會文他就袖了紙墨等物推入會中同做憑衆人要他笑他噴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欣

然而歸以此爲常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於同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豐稔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却撞做詩經不是禮記鮮於同本是個宿學之士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詩經應試事有湊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爲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科給事中之職其年又進會試經房蒯公不知鮮於同改經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於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於先輩中與不中都於我事比及入簾閱卷遂請看詩五房蒯公又想道天下舉子像鮮於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鮮於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過了霹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旨必然十分透徹後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四經整齊但是些筆資的不妨題旨影響這定是少年之輩了闈卷進呈等到揭曉詩五房頭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號看時却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姓鮮於名同習詩經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怪物笑具氣得蒯遇時目瞪口呆如稿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 悔却從前枉費心

蒯公又想道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却沒有兩個鮮於同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候其來講明其改經之故鮮於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蒯公嘆息連聲道眞命進士眞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於同師生之誼比前反覺厚

一分殿試過了鮮於同考在二甲頭上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局替他氣悶他欣然自如却說剛過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破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中那時那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剛公置之死地却好天與其便鮮於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顧所以剛公不致喫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在各衙門懇求方便剛公遂得從輕降處剛公自想道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若不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性命也難保乃往鮮於先輩寓所拜謝鮮於同道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効勞止可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歎飲而別自此不論剛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問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俸金微薄表情而已光陰荏苒鮮於同只在部中遷升不覺六年應選知府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鮮於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有信至剛公的公子剛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地疆界曠罵了一場查家走失了個小廝賴剛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剛敬共無力對理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住所去了官府疑剛公子逃匿人命情真差人下來提人家屬也監了幾個圍門驚懼鮮於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差缺既然自己情願有何不從即將鮮於同推陞台州府知府鮮於同到任三日豪家知新太守是剛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回之情先在衙門謠言放告鮮於同只推不問剛家家屬訴冤鮮於同亦伴爲不理密差的當家人去拿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餘那小廝在杭州

拿到鮮於太守當堂審的像自逃與廟裏無與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剛氏家即行釋放期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看確界查家見小廝已出自知所訟理虛惡結訟之日必然吃虧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廟家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廟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家鮮於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滿加罰治申詳上司兩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

不怕民間有鬼神

鮮於太守乃寫書信一通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剛公大喜想道樹荆棘得刺樹桃李得蔭若不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遂寫懇切謝啓一通遣兒子剛敬共齎回到府理謝鮮於同道下宜昔年庵裏爲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撥科目當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見被誣理當剖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誼提振之德尙欠情多多也因爲剛公子經紀家事勸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鮮於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聲名大振陸在徽寧道做兵憲吳陸河南廉使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尤自有餘推陞浙江巡撫鮮於同想道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儒途淹蹇任途到順瀾並不會有風波今官至撫臺恩榮極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宜急流勇退理之當然但受剛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師地方或可少效涓埃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剛公也歷任做到大恭地位因病目不能理事政在家聞得鮮於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到杭州謁見廟

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於公二十餘歲今日酬公致政在家又有了只淚臙鍾可憐鮮於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位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遲早酬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柏何須羨桃李

請君點檢歲寒枝

目說鮮於回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則公聞說則參政到門喜不自勝倒徙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禮相見則公喚十二歲孫兒見了老公祖鮮於公問此位是老師何人則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大子昔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天幸福星去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大子讀書無成只有此孫名曰則悟資性頗敏特携來相托求老公祖青目一二鮮於公道門生年齒已非仕途人物正為師恩酬報未盡所以強顏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意欲留令孫在館衛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則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遂留兩個書童服事則悟在都無衙內讀書則公自別去了那則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按臨鮮於公力薦神童進學補廩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三年之後學業已成鮮於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則悟為筆耕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適值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於公哭奠已畢問老師臨終亦有何言則敬共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賢愚不等升沉不一但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觀看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

鮮於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要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一遂馳驛還鄉優優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於瀾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恰仙居縣則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讀書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兩家互相博賀鮮於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任三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了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運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要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

遲早須臾在上蒼

但學蟠桃能結果

三子餘歲未為長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審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纒入榮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  
尚有澄清浮雲眼底總難憑要把脚跟立定

這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  
意而自墜其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僚僮僕千數日食萬錢說  
不盡豪華富貴其府第廚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溝中其水從  
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  
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裏洗刷下來的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留  
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芸

粒粒顆顆發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飯無餘事

一日機時可察貧

堪嘆溝中狼籍賤

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杖籬籬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盛于籬內日  
色曬乾用磁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勾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大  
缸有餘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榮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勅  
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僮僕逃亡倉庫盡為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日米盡糧絕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一

推饑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隣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墻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涯丞相與罷甚以為美遣婢于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濯洗碗之餘流出齋中貧僧可消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淘淨日色曬乾留為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招禍必然不好其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即如榮華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膝下忍辱的韓信妻不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般評話各人回去硬挺著頭頭過日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尺埋泥中也會伸  
盡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明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大監王振專權誤國削籍為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仕表字德梅十二歲遊庠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懶聞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庫世南五車腹筒真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寶金玉自不必言里中那些富家兒耶一來為他是黃門的貴

喜

公子一來道他經解之不早晚飛昇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愛緊真個是冷中送暖問裏尋忙出外必稱兄弟使錢那問我個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跨妓館裏碼代包一月撥臂捧尾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踢痰惟恐人先者脚說不盡詔笑會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勝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顧祥綽號飛天炮仗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目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來此以禮往見他感德也遂與之為友黃勝就把親妹六姐許與德稱為婚德稱聞此女才貌俱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獨夜  
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願祥遂馬德稱向書舖中去買書見書舖隔壁有個算命店牌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  
只問張鐵口

馬德稱道此人名為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過問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剋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算了一回說這尊官時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以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願祥兩福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不要輕談願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一

二

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還道偏才歸祿父主呼  
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怕手大笑道這就進准了先生五星中命纏牽壁文章  
冠世二人又大笑道好先生算得准算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  
爲禍不小不但破家亦防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  
快雙脚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來道打這廝打歪他的嘴  
嘴馬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他算不准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  
淨却得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說無事也不想算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連馬德稱也道自家睡手功名雖不深怪那先生却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  
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爲進場度次了反覺不利  
又過一年剛到二十二歲馬給專一個門生又夢了玉振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二位再  
理前仇密咬朝中心腹尋馬德稱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監萬兩若本處無按追解馬萬舉  
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感盡禮此心無窮却被有司逢迎  
上意逼要萬兩贖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稅契可查者有司徑自估價官賣只  
有舊置一個小小油庄未曾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特顧祥平昔至父只說顧家產業央他  
暫時承認又有古玩書籍等項約數百餘金寄與黃勝家中那有司官將馬給專家房產田

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元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  
人來言府上餘下田莊官府已知購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  
祥舉首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  
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皆不能退還又遣人送一封信來馬德稱拆開看時沒  
有書柬止封賬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獨認其該合認如此非一次隨  
將古玩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之面將賬目扯碎大罵一場這  
般狗彘之輩再休相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正中其懷正合著西漢  
憑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弄得衣衫藍縷日食不周當初父親存日也曾周濟別人今日自己  
遭困却有誰人周濟那守墳的老主窺撥他把墳上大樹木倒賣與人德稱不肯老王指著  
路上幾株大柏樹道這樹不在墳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錢先倒一株下來中心都  
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株又如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株樹只當燒  
柴賣不多錢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二歲一個家童小厮央老王作中也賣與人得  
銀五兩這小厮過門之後夜夜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王去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  
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好奇怪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後夜小遺分明是打落德稱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一

三

這二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看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過當下將幾件什物家伙托老王賣充路費辦洗了舊衣舊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搶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過這幾日為錢糧事情與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關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著想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父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泊舟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南京且數南京那幾個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懷遠清涼到石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飯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往年多有年家為官的如今陸的陸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輿而來却至前蓋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餘盤纏皆已用盡雖不學伍大夫吳門乞食也正如呂蒙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見個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投齋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裏師長不曾動得起朋友書及遊學情節也不想久客於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逕把他做遊考中黜千里之遙無由辨復真偽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歎歎聲無面回鄉意欲覓個館地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高低聞知吳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浪蕩之徒便有錦心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尚們都怪他話語不遜不可盡說幸而天不絕人之路有一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住持商議德稱聞知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央僧舉薦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且是東誇甚小趙指揮是武官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了小船同行德稱口懸如河賓主頗也得合不日到黃河河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聽發一聲喊猶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喫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水勢滔滔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號哭歎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盤纏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權為程費罷去換袖裏却摸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趕早出門不知在那裏遇著剪綳的剪去了老者嘆嘆道古人云得咱心肯日是你連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天數非是老夫吝惜乃是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席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裏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借銀五錢為贈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一

四

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可走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寫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討得文人學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歹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挨到北京城裏下了飯店問店主借縹緲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右侍郎一個是左卿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帖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引進遂下小小程費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柬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店主入見有這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也。年。爲。寇。大。掠。人。畜。陸。總。兵。朱。機。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崗。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舊。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處。去。討。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索。性。做。個。冤。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衙。衛。有。個。劉。千。戶。子。八。歲。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東。修。二。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脩。自。己。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盡。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囊。囊。不。缺。且。訓。誦。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剛。坐。鼓。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太。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然。有。災。殃。趙。指。揮。請。了。他。就。壞。了。糧。船。九。侍。郎。薦。了。他。就。敗。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

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關。門。但。是。早。行。遇。著。鈍。秀。才。的。一。日。沒。來。做。買。賣。的。拆。本。尋。人。的。不。遇。出。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廝。打。就。是。廝。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數。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衣。冠。之。輩。飽。學。之。儒。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餐。夜。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鈍。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叩。其。胸。中。所。學。甚。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暖。忽。得。家。書。報。家。中。父。病。故。跟。隨。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筋。忽。於。廚。房。中。火。起。照。家。驚。慌。逃。奔。德。稱。固。腹。餓。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鋪。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爲。生。

喜逢新歲寫春聯  
慣與法家書壽軸  
夜開常在祖師廟開聖廟五顯廟這幾處安身或與道人代寫疏頭趁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病鬼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行對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海黃勝心下坦恐無慮朝夕逼勒妹子六姨改嘴六姨以死自誓決不二天到天順晚年鄉試黃勝竟緣賄賂賈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門塞巷聞知六姨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姨堅直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底打



覺行囊往北京會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到京想起舊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勝不耐功名若月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到也理之當然不成在心裏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銀五十兩買于個掛合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處且不去溫習經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裏表子家行樂常言道榮極悲生闢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尤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勾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媳族開都來搶奪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姨一身肉支裏事外應親族按譜立嗣衆心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分得了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遣人打听下落有人自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免落漢在東京中都呼爲純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賢著收拾起輜重銀兩帶了鬘童僕顧下船隻一返來到北京尋取丈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法華經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緘封停當差老家人王安齋去迎接丈夫吩咐道我如今便與馬相公援例入監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滯王安到龍興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我這裏只有個純秀才並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桌上寫經的不是純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歲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磕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

料有此一時想不起來慌忙扶起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將樂縣黃家秦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此德稱便問你小姐嫁與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今誓不改適因家相公已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要與相公援例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曰

何事蕭郎意遠遊 應知烏帽未籠頭 藍橋自有風云便 且整雙簫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上而笑王安獻上衣服銀兩且請起程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若要洞房花燭日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強逼求賜回書德稱取寫經餘下的繭絲一幅答詩四句

逐逐風塵已厭遊 好音剛喜見鶯頭 嬌嬌風有牽花約 莫道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回京復了六姨小姐聞詩看畢歡惜不已其年天順皇上北狩遇土木之變皇太后權請吉嫗王攝位改元景泰遂將好國王振全家抄沒凡秦劾王振吃虧的加官賜蔭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

相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三十二歲交逢好運正應張鐵口先生推算之語可見得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溫集舊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李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了一萬安歇小如撥家僮二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給送德稱草成表章致先臣馬萬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為父親之恩昭雪一則為自己辯復前程至旨倒下准復馬萬羣原官仍加三級馬任亦仍復原所抄沒田產有司迫給德稱差家童報與小姐知道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到德稱處所中叫他原例入票明春就考了監值至秋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二甲考選庶吉士上妻給假還鄉焚香謁聖旨准了大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廊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疎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遷往他鄉去說時張鐵口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兵刑三部尚書六姨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簪纓不絕而今延平府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為比後人有詩嘆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秋菊香桃時各有

一日風云得稱心 何須海浪去淘金

第二十二卷終

###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二十三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稱淨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 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為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  
欲快活自非快活得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為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爾有嬌妻愛奴別人調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不可昧 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 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襄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為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個蔣世澤割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兒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兒離則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三

六

蔣世澤怕人妬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姪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知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幾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客店牙行老了蔣世澤那三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著祖父三輩交倚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箇不歡喜開話休題却說蔣與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與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殮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日內外宗親等都來弔孝本縣有箇王公正是與哥的新岳父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合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與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語問就有人窺撥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機完配教他走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窺撥與哥與哥初時也不肯却破窺撥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粉奩一時如何來得況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碍便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與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與哥祭過了父親衣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大

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四月月餘證孝慕成紅幕色衣換去蘇衣書檮結縵燭光輝合香花筵齊備○却美粧登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雲雨足娛歡來日人人恭賀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兒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襄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 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著他 勝似騎驢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著只一時討老婆不若是一世若於官宦大戶人家單棟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皂自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看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淫言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顯體面讓他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取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個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官西子不如 楚國南成親眷 若比當日觀音 一樣燒香禮拜  
蔣與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一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此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箇行坐不離夢魂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去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與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捱擱三年有餘

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賬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走去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與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在再不覺又提過了二年那時與哥決意要行購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燥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與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株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與哥將衣袖替他揩淚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進盡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絮煩不睡了五更時分與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賬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修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後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听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照管廚下又有兩了頭一箇叫晴雲一那叫煖雲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吩咐停當又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看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西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與哥上路心中只想看渾家整日的不飲不保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與哥送了些人情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與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個癩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脈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痊可買賣擔閣了限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 誤却鴛鴦良緣

與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不題與哥做客之事且說這裏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吩咐了果數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分歲酒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 春歸人未歸 朝來嗔寂覽 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個歲朝晴雪煖雪兩個了頭一力劝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著大街第二帶方做臥室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破了頭們窺窺不過只得從邊街裏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窗子把簾兒放下三巧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熱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候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開要的那個出來賣卦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個身上五日内包喚一個來占卦便了到初四日早飯

過後煖雪下樓小解忽听得街上叮噹的聲響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確腰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攔腰脚頭一口氣跪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啓內坐著討他謀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听他剖斷那瞎先生占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府下兩個婆娘听得執開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婆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又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氣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時時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梅樹芽將發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著這個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個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糶些米菽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至大市街汪朝泰典舖中間個家信那典舖正在賭家

對門因此經過兩道怎生打扮頭上戴一頂蘇樣的黑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恰好與蔣興哥其昔穿著相像三巧兒遠遠望見只道是他丈夫回來了揭開簾子定睛一看陳大郎極頭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歡喜了他也對著樓上丟個眼色誰知兩個都錯認了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急急把窗兒推轉跑在後樓靠著牀沿上坐地元自心頭突突的跳一個不住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破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裏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個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銀也不枉爲人在世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個賣珠子的薛婆曾與我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這一夜番來覆去勉強過了次日起個清早只推有事討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跑進城來這叫做 欲求生受用 須下死工夫

陳大郎進城一徑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門薛婆著頭正在天井裏揀珠子听得叩門一頭收過珠包一頭問道是誰纔聽說出徽州城三字急急開門請進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爲禮了大官人起好早有何貴幹陳大郎道特而來若遲時怕不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麼陳大郎道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這一行貨其餘都不熟慣陳大郎道這裏不說得話麼薛婆便把大門闔上請他

攪

到小閣中坐著問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裏取出銀子解開布包攤在桌上道這一百兩白銀乾娘收過了方纔敢說婆子不知高低那裏肯收大郎道莫非嫌少急急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桌上道這十兩金子一并奉納若乾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排調了今日是我來尋雨非是你來求我為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些銀兩只管受用終不然我又來時可見後來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個貪錢鈔見了這個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堆下笑來便道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要別個人一釐一毫不明不白的分財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權且留下若是不肯効勞依舊奉納說罷將金錠放入銀包內一齊包起呵聲老身大膽了拿向臥房中藏過忙走出來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謝雨且說甚願買用著老身之處大郎道急切要尋一件救命之寶是處都無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乾娘去借借婆子笑將起來道又是作怪老身在這條巷住過二十多年不曾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大官人爾說有寶的還是誰家大郎道敝鄉鬼注三朝奉典舖對門高樓子內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這本地將與哥家裏磨房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這救命之寶正要問他女眷借便把婆兒撥近了婆子身傍與他訴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所罷連搖首道此事大難將與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兩個如魚似水寸步不離如今沒奈何出去了

這小娘子足不下樓甚是貞節因與哥做人古怪容易喚嫌老身輩從不曾上他的階頭連這小娘子的面長面短老身還認不得如何應承得此事方纔所賜金銀是老身福受用不成了陳大郎所說急急雙膝跪下婆子去杜他時被他兩手拿住了袖緊按定在椅上勸憐不得口裏說我陳商這條性命都在乾娘身上你是必思量個妙計作成我人馬救我殘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銀百兩相酬若其推阻即今便是個死樣得婆子沒理會處連聲應道是是莫要拆殺老身大官人請起老身有話講陳大郎方纔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見教薛婆道此事須從容圖之只要成就莫論歲月若是限時限日老身決難奉命陳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遲時日何妨只是計將安出薛婆道明白不可太早不可太遲早晚後相約在汪三朝奉典舖中相會大官人可多帶銀兩只說向老身做買賣其間自有道理若是老身這兩隻脚踏得進蔣家門時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莫在他門首盤桓被人識破壞了大事討得三分機會老身自然回覆陳大郎道謹例遵命唱了個揖便欣然開門而去正是  
未曾減項與劉 先見葉檀拜將  
當日無話到次日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取上三四百兩銀子放在個大皮匣內喚小郎背著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舖來雖見對門樓牆緊閉料是婦人不在便與典舖的拱了手討個木燈兒坐在門前向東而望不多時只見薛婆抱著一個竹絲箱兒來了陳大郎喚住問道箱內何物薛婆道珠寶首飾大官人可用麼大郎道我正要買薛婆進了典舖取管

典的相見了叫聲呀喚便把箱兒打開內中有十來包珠子又有幾個小匣兒都盛著新樣  
簇花點翠的首飾奇巧動人光燦奪目陳大郎揀幾串極粗極白的珠子和著些翡翠之類  
做一堆兒放著道這些我都娶了婆子便他珠子瞧看說道大官人要用時儘用只怕不肯  
出這樣大價錢陳大郎已自會意開了皮匣把這些銀兩白翠華的拋做一處高聲的叫道  
有這些銀子難道買爾的貨不起此時鄰舍閑漢已自走過七八個人立在舖前著看了婆  
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觀大官人這銀兩須要仔細請收過了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兩  
下两边的討價多一边的還錢少差得天高地遠那討價的一口不移這裏陳大郎拿著東  
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簷井的翻覆認看言真道假彈斤估兩的在日光中  
炫耀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不佳聲的有人喝采婆子亂嚷道買便買不買便罷只管攬  
人則甚陳大郎道怎麼不買兩個又論了一番價正是

只因酬價爭小口

營勅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兒听得對門喧嚷不覺移步前樓推窗偷看只見珠子閃爍寶色輝煌甚是可愛又  
見婆子與客人爭價不定便吩咐了一去喚那婆子借他東西看看晴雲領命而過街去把  
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請爾婆子故意問道是誰家晴雲道對門薛家婆子把珍珠之類  
劈手奪將過來忙忙包了道老身沒有許多空閒與爾弄線陳大郎道再添些賣了罷婆子  
道不賣不賣像爾這樣錢老身賣去多時了一頭說一頭放入箱兒裏依先閉鎖了抱著使

走晴雲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罷婆子道不消頭也不回徑到對門去了陳大郎心中暗喜也  
收拾銀兩別了管典的自回下處去了正是 眼望捷旌旗 耳听好消息

晴雲引薛婆上樓與三巧兒相見了婆子看那婦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陳大郎心  
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渾了當下說道老身久聞大娘賢慧但恨無緣拜識三巧兒問道你老  
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這裏東巷住與大娘也是個鄰里三巧兒道你方纔這些  
東西如何不賣婆子笑道若不賣時老身又拿出來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  
不識貨物說罷便去開了箱兒取出幾件簪珥遞與那婦人看叫道大娘你道這首飾便工  
錢也費多少他們還得忒不像樣教老身在主人家的面前如何告得許多消乏又把幾串  
珠子提將過來道這般頭號的貨他們還做夢哩三巧兒問了他討價還價便道真個虧兩  
些兒婆子道還是大家實會見多識廣比男子使眼力到勝十倍三巧兒喚了聲看茶婆子  
道不撥茶了老身有件要緊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過著這個客人纏了多時正是買賣不成  
擔誤工程這箱兒連鎖放在這裏權煩大娘收拾老身暫去少停就來說罷便走三巧兒叫  
晴雲送他下樓出門向西去了三巧兒心上愛了這幾件東西專等婆子到來討價一連五  
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後忽然下一場大雨兩聲未絕平平的敲門聲響三巧兒喚了聲開看  
只見薛婆衣衫半濕提個破盆進來口裏說道

晴乾不肯走

直待雨淋頭

把傘兒放在樓梯邊走上樓來萬福道大娘前嗎失信了三巧兒急急答禮道這幾日在那裏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賴新添了個外甥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幾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來在這一個相識人家借得把傘又是破的却不是陸氣三巧兒道兩老人家幾個兒女婆子道一個兒子完婚過了女兒到有四個這是我第四個了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三巧兒道兩老人家女兒多不把來當事了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大一婦向怎捨得與異鄉人做妾婆子道大娘不知到是異鄉人有情懷雖則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裏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過去時他當個會長看待更不怠慢如今養了個兒子愈加好了三巧兒道也是兩老人家造化嫁得著說罷却好晴雲討茶上來兩個吃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沒事老身大膽敢求大娘的首飾一看看些三巧兒在肚裏也好三巧兒道也只是平常生活兩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匙鑰開了箱籠陸續搬出許多簪釵纓絡之類薛婆看了誇美不盡道大娘有恁般珍異把老身這幾件東西看不上眼了三巧兒道好說我今要與爾老人家請個實價婆子道娘子是讀書的何消老身受嘴三巧兒把東西檢過取出薛婆的篋篋箱兒來放在桌上將鑰匙遞與婆子道兩老人家開了白看個明白婆子大娘越精神了當下開了箱兒把東西逐件搬出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這婆子並不爭論歡喜的道任地便不枉了人家老身就少賺幾錢也是快活的三巧兒道只是一件目下湊不起價錢只好現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來一并清楚他

也只在這幾日回了婆子道便遲幾日也不妨事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銀水要足紋的三巧兒道這也不事便把心愛的幾件首飾及珠子收過喚暗雲取盃盃成酒來與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這如何便好攪擾三巧兒道時常清閒難得老人家到此作伴板話兩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時常過來走走婆子道多謝大娘踏愛老身家裏當不遠囉雜像宅上又忒清閒了三巧兒道你象兒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寶零人每日的討酒討漿刮的人不耐煩老身為被各宅們走動在家時少還好苦只在六尺地上轉怕不躁死了人三巧兒道我家與爾相近不耐煩時就過來閒話婆子道只不敢頻頻打攪三巧兒道老人家說那裏話只見兩個了羹輪番的走動攤了兩副盃箸兩碗臘雞兩碗臘肉兩碗鮮魚連菜碟素菜共一十六個碗婆子道如何盛設三巧兒道現成的休怪怠慢罷罷酒遞與婆子婆子將盃回敬兩下對坐而飲原來三巧兒酒量甚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甕吃起渾一發相投只恨會面之晚那日直吃到傍晚剛剛兩止婆子作謝要回三巧兒又取出大銀一夾敬了幾鍾又陪他吃了晚飯說道兩老人家再寬坐一時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請是在不爭這一夜兒明日却來領罷連這竹絲箱兒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走的不好走三巧兒說明日專望你婆子作別下樓取了破傘出門去了正是

世間只有處婆翁

哄動多多少人

却說陳大郎在下處算等了幾日並無音信見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牽泥帶水的進城



來問個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喫了三杯用了些點心又到薛婆門首打聽只是未  
回着看天晚却待轉身只見婆子一臉春色脚略斜的走入巷來陳大郎迎着他了揖問  
道所言如何婆子搖手道尙早如今方下種還沒有發芽哩再隔五六年開花結果纔到得  
你口你真在此探頭探腦老娘不是管閒事的陳大郎見他醉了只得帶去次日婆子買了  
些時新菓子鮮雞魚肉之類喊個厨子安排停當裝做兩個盒子又買一襲上好的紹酒夾  
開辟小二挑了來到蔣家門首三巧兒這日不見婆子到來正教晴雲請門出來探望那好  
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樓下先打發他去了晴雲已自報知主母三巧兒把婆子當個貴客  
一般直到樓梯口迎他上去婆子千恩万謝的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盃水酒  
將來與大娘消遣三巧兒道到要你老人家賠鈔不當受了婆子央兩個丫頭做將上來擺  
做一桌子三巧兒說你老人家太迂闊了恁般大弄起來婆子笑道小戶人家備不出甚麼  
好東西只當一茶奉獻晴雲便去取盃筋暖雪便吹起水火爐東雲時酒暖婆子說今日是  
老身薄意還請大娘轉坐客位三巧兒說雖然相授在寒舍豈有此理兩下謙讓多時薛婆  
只得坐了客席這是第三次相聚更覺歡分了飲酒中間婆子問道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  
不回府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兒道便是說過一年就轉不知怎地擔閣了婆子道依老身說  
放下了怎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個堆金積玉也不爲婆子又說大凡走江湖的人把  
客當家把家當客比如我第四個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胡歡喜樂那裏想家或三年四

年纔回一還住不上一兩個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三  
巧兒道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婆子說老身只當閒話講怎敢將天比地當日兩個猜拳  
擲色喫得醉而別第三日同小二來取家伙就領這一半價錢巧兒又留他喫點心從此  
以後把那一半除錢爲由只做問與哥的消息不時行走這婆子倒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  
痴不顛的慣與丫頭們打渾所以上下都歡喜他三巧兒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叫老人  
家說了薛婆家理早晚常去請他所以一發來得勤了世間有四種人若他不得引起了頭  
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種人

遊方僧道

乞丐

開漢

牙婆

上三種人皆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冷靜時十箇九個到要板他來往今日  
薛婆本是個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結成了至交時刻也少他不得正  
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陳大郎接過討個消息薛婆只回言尙早時五月中旬天漸炎熱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傳說  
起家中秋宰又是胡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殿風涼三巧兒道兩老人家若  
丟得家下到此過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來三巧兒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  
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舊惱老身還是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與大娘伴何如  
三巧兒道鋪陳律有也不須拿得老人家回覆家裏一聲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回家云不

妨婆子真個對家裏兒子媳婦說了只帶個梳匣兒過來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多事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少你又帶來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合具梳頭大娘怕沒有精緻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媳兒們的老身也怕用得還是自家帶了便當只是大娘吩咐在那一間房安歇三巧兒指著牀前一個小小藤榻兒道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我兩個親近些夜間睡不着請些閒話說罷拿出一頂青紗帳來教婆子自家掛了又同飲了一會酒方纔歇息兩個了原在牀前打鋪相伴困有了婆子打發他在隔壁房裏去睡從此為始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夜裏到家歇宿時常擔擡的殷勤勤勤不一而足牀榻是丁字樣鋪下的鋪榻若帳子却像是一頭同睡夜間絮絮叨叨你問我答凡街坊穢褻之談無所不至這婆子或時裝醉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幅嫩臉紅了又白了又紅婆子之知婦人心活只是那話兒不好落兩光陰迅速又到七月初七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清早備下兩盒禮與他做生三巧兒種謝了留吃壽麵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來賠大娘看午即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堵頭不幾步正遇著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隨到個僻靜巷裏陳大郎攬著兩眉埋怨婆子道乾娘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秋過人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却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捱幾日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却不活活的害死我也陰司去少不得與你索命婆子道你且莫慌急老身正要相

來得恰好事不成只在今晚這依我而行如此這般這般全要輕輕悄悄真帶果人陳大郎點頭道好計好計事成之後定當厚報說罷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碧玉偷香陣

費盡搗玉搗雨心

却說陳大郎這晚成事午從細雨微茫到晚却沒有星月婆子與暗裡引著陳大郎埋伏在左近自己却去敲門請雲點個燈兒開門出來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揷說道失落了一條頭巾兒姐姐你大家尋一尋哄得晴雲便把燈向街上照去這婆子捉個空招著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了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著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尋了請雲道却好火也沒了我再去點個來尋你婆子道是熟的路不用用火兩個黑黑裏開了門摸上樓來三巧兒問道你沒了什麼東西婆子袖裏批出個小帕兒來道就是這個家雖然不值甚錢是一個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禮輕人意重三巧兒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記婆子笑道也差不多當夜兩個要笑飲酒婆子道酒飲儘多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也教他鬧轟轟像個節夜三巧兒真個把四碗菜兩壺酒分付了頭掌下樓去那兩個婆娘一個漢子吃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題再說婆子飲酒中間問道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道便是算來一年半了婆子道午即織女也是一年一會爾比他多隔了半年婆子道一品官一品客做客的那一虛沒有風花雪月只苦得家中娘子三巧兒歡了口氣低頭不語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該飲酒作樂不該說傷情話兒說罷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三

九

酒去勸那婦人約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勸兩個丫頭道今夕是牛郎織女的喜酒勸爾多吃幾杯後日嫁個好好姊夫說罷那兩個丫頭被纏不過勉強吃了各不勝酒力東倒西歪薛婆分付開了樓門發放他去睡他兩個丫頭斟酒婆子即當吃在口裏不住的說囉說早道大娘幾歲出嫁的三巧兒道十七歲了道做身還還不吃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三巧兒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論起嫁到十八歲了不瞞大娘說因是在開墾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人調誘一時閒食他生得俊俏就應承與他偷了初時好不疼痛兩三遍後就曉得快活大娘爾可也是這般麼三巧兒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話兒到是不曉得滋味的好嘗過的便丟不下心坎裏時時發癢日裏還好夜間好難過哩三巧兒道想爾在娘家時闊人多矣虧你怎主充得黃花女兒嫁去婆子道我的老娘也曉得些影像生怕出醜教我一個童女方用石榴皮生餐兩味煎湯洗過那東西就厥緊了我做張做勢的叫疼痛就遮過了三巧兒道你做女兒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婆子道這記得在娘家時節哥出外我與嫂嫂同睡一頭兩下輪番在肚子上擗男子漢的行事三巧兒道兩個女人做對有甚好處婆子走過三巧兒那面揆有坐了說道大娘你不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兒與手把婆子肩膊上打一下說道我不信你說說婆子見他恁心已動有心去挑撥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痴性發作打熬不過到虧你少年老成三巧兒道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送還去打漢子婆子道飯在枯柳如今那個要我不瞞大娘說我

也有個自取其藥救急的法兒三巧兒道你說這又是甚麼法兒婆子道少停到牀上睡了真你細講說罷只見一個飛蛾在燈上旋轉婆子便把扇來一撲故意撲滅了燈叫聲阿呀老身自去點個燈來便去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梯伏在門邊多時了都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帶個取燈兒去了又走轉來便引著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著婆子下榻去了一回復上來道夜深了廚下火種都無了怎麼處三巧兒道我點燈睡慣了越黑越地好不怕人婆子道老身你一牀睡可如三巧兒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兒應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去睡我開了門就來三巧兒先脫了衣服牀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罷婆子應道就來了却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赤條條的即在三巧兒牀上去三巧兒摸著身子道你老人家許多年紀身上馬般光滑那人並不回言鑽進被裏就奉著婦人做嬌婦人還認是婆子雙手相抱那人驀地騰身而上就幹起事來那婦人一則多了盃酒醉眼朦朧二則被婆子挑撥春心飄蕩到此不服致詳他輕薄一個是閒中懷春的少婦一個是客邸慕色的才郎奉個打劫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個盼望多時如必正初遇妙常分明久早逢甘雨勝過他鄉遇故知

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場的人頗嘗劇風曲盡其趣弄得婦人魂不附體雪雨畢後三巧兒方問道你是誰陳大郎把樓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苦衷薛婆用計細細說了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婆子走到牀間說道不是老身大膽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二來要救陳郎性命

命你兩個也是宿世姻緣非千老身之事三巧見道事已如此萬一我丈夫知覺怎麼好波子道此事你知我只買定了晴雲霞雪兩個了頭不許他多嘴再有誰人漏洩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歡娛一些事也沒有只是日後不要忘記了老身三巧見此時也顧不得許多了兩個又在蕩起來直到五更鼓絕天色將明兩個元自不舍婆子催促陳大郎起身送他出門去了自此無夜不會或是婆子同來或是漢子自來兩個了髮被婆子把甜話兒挽他又把利害話兒嚇他又叫主母賞他幾件衣服漢子到時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菓兒吃騙得歡歡喜喜已是一路夜來明去一出入都是兩個了髮迎送全無阻隔真個是你貪我愛如膠似漆勝如夫婦一般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不時的製辦好衣服好首飾送他又替他還了欠下婆子的一半價錢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往來半年有餘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東西送那婆子婆子只爲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這都不在話下古人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挨過十五元宵夜

又是清明三月天

陳大郎思想蹉跎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夜來與婦人說知兩下恩深義重各不相捨婦人到清曉收拾了些細軟跟隨漢子逃走去做長久夫妻陳大郎道使不得我們相交都在薛婆肚裏就是主人家呂公見我每夜進城進道沒有些疑惑况客船上人多聽得那個兩個了髮多帶去不得你丈夫回來跟究出情由怎肯干休娘子你且耐心到明年此時我到此

竟個僻靜下處悄悄通個信兒與你那時兩口兒同走神鬼不覺却不安穩婦人道萬一你明年不來如何陳大郎就說起這來婦人道既然你有真心奴家也決不負人之到了家鄉倘有便心托他帶個書信到薛婆處也教奴家放意陳大郎道我自用心不小元什又過幾日陳大郎雇下船隻裝載糧食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到五更起身婦人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一件珍珠衫遞與陳大郎道這件衫兒是薛門祖傳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涼涼涼覺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着奴家把與你做個記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叫了鬆開了門了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詩曰昔年含淚別夫郎今日悲啼送所歡堪恨婦人多水性招來野鳥勝文禽話分兩頭却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每日貼體穿著便夜間脫下也放在被窩中同睡寸步不離一路遇了順風不兩月行到蘇州府城橋地面那風橋是柴米牙行聚處少不得投個主家脫貨不在話下忽一日赴個同鄉人酌酒席席上遇個雲陽客人生得風流標致那人非別正是薛與哥原來與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琥珀蘇木沉香之類搭伴起身那夥同伴商量都要到蘇州弄賣與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州好個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這一回買賣方纔回去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因是隱姓爲商都稱爲羅小官人所以陳大郎更不疑慮他兩個萍水相逢年相若貌相似談笑應對之間彼此欽慕即

席間問了下處互相拜望兩下遂成知己不時會面與哥討完了客賬欲待起身走到陳大郎寓所作別大郎置酒相待促膝談心甚是款洽此時五月下旬天氣炎熱兩個解衣飲酒陳大郎露出珍珠衫來與哥心中駭異又不好認他的只誇獎此衫之美陳大郎特了相知便問道貴縣大市街有個薛興哥家羅兒可認得否興哥到也乖巧問道在下出外日多里中那曉得有這個人並不相認陳見爲何問他陳大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與他有些瓜万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告訴了一遍批著衫兒看了眼淚汪汪道此衫是他所贈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白侵早送到貴寓與哥口裏使應道當得當得心下沉吟有這等異事現有珍珠衫爲證不是個虛話了當下如針刺肚推故不飲急急起身別去回到下處想了又惱惱了又恨恨不得學個縮地法兒頃刻到家連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只見岸上一個人氣吁吁的趕來却是陳大郎親把書信一大包遞與興哥叮囑千萬寄去氣得興哥面如土色說不得話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只等陳大郎去後把書看時面上寫道此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家與哥性起一手扯開却是六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又有個紙糊長匣兒內有羊脂玉鳳頭簪一根書上寫道微物二件煩乾娘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聊表記念相會之期准在來春珍重珍重與哥大怒把書扯得粉碎丟在河中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一踏折做兩段一念想起道我好糊塗何不留此做個證見也好便拾起簪兒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開船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隨下淚來想起

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爲我貪著繩頭微利做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慢一步進得自家門裏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強相見與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駁動上前說話興哥攪完了行李只說去看看岳父母依舊到船上住了一夜次早回家向三巧兒說道你的爹娘同時害病勢甚危危危昨晚我只得往下了看他一夜他心中只牽掛著你欲見一面我已催了轎子在外面你作速些回去我也隨後就來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同心裏正在疑慮間說爹娘有病却認爲了如何不慌忙忙把箱上匙鑰遞與丈夫喚個婆娘隨了上轎而去興哥便叫住了婆娘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吩咐他送與王公送過書你便隨轎回來卻說三巧兒回家見爹娘雙雙無恙喫了一餐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也自駭然在婆子手中接書折開看時知是休書一紙上寫道

立休書人薛德係襄陽府鹿陽縣人從幼憑媒聘定王氏爲妻意期過門之後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願退還本宗聽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 成化二年 月 日 手掌爲記

書中又包著一條桃紅汗巾一枝打斷的羊脂玉鳳頭簪王公看了大驚叫過女兒問其緣故三巧兒所說丈夫把他休了一言不覺啼哭起來王公氣忿忿的一送跑到女婿家來將興哥連忙上前作揖王公回禮便問道賢婿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過

失你便把他休了這還我個明白壽興哥道小婿不好說得但問令愛使知玉公道他只是啼哭不肯開口教我肚裏好悶小女從幼聰慧料不到得犯了淫盜若是小小過失你也可看老夫薄面恕了他罷你兩個是七八歲上定下的夫妻完婚後並不曾爭論一遍兩遍且是和順你如今做容儀回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有甚麼破綻落在你眼裏你真如此狠毒也被人笑話說你無情無義將哥道丈人在上小婿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珍珠衫一件是令愛收藏只問他如今在否若在時半字休題若不在只索休怪了王公忙轉身回家問女兒道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你端的拿與何人去了那婦人嘴裏說着他緊要的關係自羞得滿臉通紅開不得口一發號陶大哭起來慌得王公沒做理會虛王婆勸道你不要只管啼哭實實的說個真情與爹娘知道也好與你分別婦人那裏肯說悲悲咽咽哭一個不住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都付與王婆教他慢慢的恨著女兒問他個明白王公心中納悶走在隣家閒話去了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青腫生怕苦壞了他安慰了幾句言語便走廚房下去煖酒要與女兒消愁三巧兒在房中獨坐想著珍珠衫洩漏的遂故好生難解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裏來的沉吟了半晌道我曉得了這折簪兒鏡破銀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無奈自盡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可憐四年恩愛一旦決絕是我做的不是人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沒有個好日不如縊死到得乾淨說罷又哭了一回把同坐櫺子填高將汗巾兜在梁上正欲自縊也是壽數未絕不曾

閱

關上房門恰好王婆發得一盞好酒走進房來見女兒安排這事急得他手忙脚亂不放酒壺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着坐榻子娘兒兩個跌做一團酒壺都滾翻了王婆爬起來扶起女兒說道你尋短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朵花還沒有開足怎做出沒下梢的事其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日子說真人一了恁般容貌怕沒有人要你少不得別選長廝圖個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大夫心闊王公回家知道女兒尋死也勸了他一番又囑咐王婆用心提防過了數日三巧兒下子何也放下了念頭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十限來時各自飛

再說壽興哥把兩條索子將晴雲暖雪捆綁起來拷問情由那丫頭初時抵賴吃打不過只得從頭至尾細細招將出來已知都是薛婆勾引不干他人之事到明朝壽興哥領了一夥人趕到薛婆家裏打得他雪片相似只說他拆了房子薛婆情知自己不是鑽過一邊並無一人敢出頭說話與哥見他如此也出了這口氣回去了個牙婆將兩個丫頭都賣了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隻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印封了口不開動這是甚意見只因與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離則一時休了心中好住止上在物思人何忍開看話分兩頭却說南京有個吳傑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水路上在打從襄陽經過不曾帶家小有心要擇一美妾一路看了多少女人並不中意聞得襄陽縣王公之女大有顏色一個聞名出五十金財札央媒議親王公到也樂從只怕前婿有言親到薛家與壽興哥說知壽興哥並不阻擋臨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三

十三

嫁之夜與哥僱了人去將樓上十六個箱籠原封不動運赴船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作爲陪嫁婦人心中到過意不去得人曉得這事也有誇與哥爲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人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正是人心不一閒話休題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回到新安一心只要著三巧兒翻卷看了這件珍珠衫長吁短嘆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來得蹊蹺等官人睡著悄悄的偷去藏在天花板上陳大郎早起要穿時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取討平氏那裏肯認急得陳大郎性極短倒控的尋他這只是不見便破日罵老婆起來道得老婆啼啼哭哭與他爭嚷鬧炒了兩三日陳大郎憤憤快快忙忙的收拾銀兩帶個小郎再望襄陽舊路而進將近襄陽不期趕了一夥大盜將本營盡皆劫去小郎也被他殺了陳商眼快走向船梢舵上伏著幸免殘生思想還鄉不得且至襄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告訴其事又道此東西再圖恢復歎了一口氣只得離船上岸走至襄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告訴其事又道是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與一個相識人家借些本錢營運呂公道大郎不知那婆子來勾引薛婆的渾家做了些醜事去年與哥回來問渾家討甚應珍珠衫原來渾家贈與情人去了無言回答與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那婆子被薛家打得個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縣去了陳大郎所得這話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這一驚不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鬱症又是相思症也帶些性症又有些驚症牀上臥了兩個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連累主人家小廝伏侍得不耐

煩陳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來商議要覓個便人寄信往家中取做盤纏就要個親人來看親同回這幾句正中主人之意却好有個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傳遞極是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出五兩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幾日到了新安縣問著陳商家裏送了家書那承差飛馬去了正是  
只爲千金書信 又成一段姻緣  
話說平氏拆開家書果是丈夫筆跡寫道  
陳商再拜賢妻平氏見字別後襄陽遇盜劫資殺僕某受驚患病仍臥舊寓呂店迄今兩月不愈字到可央一的當親人多帶盤纏速來看視伏枕草草  
平氏看了半信半疑想道前番歸家虧折了千金資本據這件珍珠衫一定是邪路上來的今番又推被盜多計盤纏怕假話又想道他要個的當親人速來看視必然病勢利害這話是真也未可知如今央誰人去好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與父親平老朝奉商議收拾起細軟家私帶了陳旺夫婦就請父親作伴偕了船隻親往襄陽看丈夫去到得京日平老朝奉痰火病發央人送歸去了平氏引著男女上水前進不一日來到襄陽城外問著了舊主人呂公原來十日而陳大郎已故了呂公些些銀錢將就入殮平氏哭倒在地良久方醒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雲霞副好棺材重新強過呂公執意不肯平氏沒奈何只得買木做個外棺稟請僧設法事超度多焚冥壽呂公已自尋了他二十兩銀子謝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三 十四

欸隨他開炒並不言語過一月有餘平氏要選個好日子扶柩而歸呂公見這婦人年少恣色料是守寡不終又且囊中有物思想起兒子呂公遲沒有親事何不留住了他完其好事可不兩便呂公買酒請了陳旺央他老婆委曲進言許以厚謝陳旺的老婆是個蠢貨那曉得什麼委曲不顧高低一直的對主母說了平氏大怒把他罵了一頓連打幾箇耳光子連主人家也被罵了幾句呂公一場沒趣敢怒而不敢言正是

羊肉饅頭沒的吃

空教惹得一身騷

呂公便去竄撥陳旺逃去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了與老婆商議教他做脚裏應外合把銀兩首飾偷得罄盡兩日見連夜走了呂公明知其情反埋怨平氏說不該帶這婦人出來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若偷了別家的可不連累人又嫌這老樞擬他生理教他快些擡去又道後生寡婦在此住居不便催促他起身平氏被逼不過只得別覓下一間房子住了僱人把老樞移來安頓在內這淒涼景象自不必說問壁有個張九嫂房人甚是活動所得平氏啼哭時常走來勸解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幾件衣服用度極感其意不勾幾月衣服都典盡了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思量要到個大戶人家教習女工度日再作區區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張七嫂道老身不好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兩少年人走動的死的沒福自死了活的還要做人爾後面日子正長哩不然做針線娘了得兩下半世況且名聲不好被人看得輕了還有一件個老樞如何處置也是爾身上一件大事便出賃房錢終久是

不了之局平氏道奴家已都慮到只是無計可施了張七嫂道老身到有一策娘子真怪我說爾千里離鄉一身孤寡手中又無半錢想要搬這老樞歸去多是慮了莫說爾衣食不周到武難守使多守得幾時亦有何益依老身愚見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尋個好對頭一夫一婦的隨了他去得些財物就買塊土來葬了丈夫爾的終身又有所托可不生死無憾平氏見他說得有理沉吟了一會嘆口氣道罷罷奴家賣身葬夫傍人也笑我不得張七嫂道娘子若定了主意時老身有個主見在此年紀與娘子相近人物齊整又是大富之家平氏道他既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張七嫂道他也是續絃他原對老身說不拘頭婚二婚只要人出眾似娘子這般才姿怕不中意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托央他訪一頭好親因是前妻三巧兒出色標致所以如今只要訪個美觀的那平氏容貌雖不及得三巧兒論起手脚伶俐胸中活潑又勝似他張七嫂次日就進城與蔣興哥說了興哥聞得是下路人愈加歡喜這裏平氏分文財禮不要只要買塊好地安葬丈夫要娶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幾次兩相依允話休煩絮却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安葬畢了大哭一場免不得起戒除孝障期滿家送衣飾過來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讀向了成親之日一般大吹大擂是夜洞房花燭正是

規矩熱鬧雖舊事

恩情美滿勝新嬌

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甚相敬重一日從外而來平氏正在打疊衣箱內有珍珠衫一件與哥認得了大驚問道此衫從何而來平氏道這衫兒來得蹊蹺便把前夫如此張智夫妻



如此爭攘如此賭氣分別述了一遍又道前日艱難時幾番欲把袍與賣只愁來歷不明怕惹出是非不敢露人眼目連奴家至今不知這物事那裏來的與哥道你前夫陳大郎名字可叫做陳商可是白淨面皮沒有鬚左手長指甲的麼平氏道正是蔣興哥把舌頭一伸合拿對頭道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可怕人也平氏問其緣故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好騙了我的妻子得此衫為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容死我今續你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却不是一報還一報平氏听罷毛骨悚然從此恩情愈篤這纔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詩曰

天理昭彰不可欺 兩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債償他利 百歲姻緣朝換時

再說蔣興哥有了管家娘子一年之後又往廣東做買賣也是合當有事一日與合浦縣販貨價都講定主人家老兄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再不承認與哥忿忿一把扯他袖手要搜何期去得勢重將老兒拖翻在地跌下便不做聲忙去扶時氣已斷了兒女親隣哭的哭叫的叫一陣的簇擁將來把與哥捉住不由分說痛打一頓關在空房裏連夜寫了狀詞只等天明縣主早堂連人進狀縣令准了因這日有公事吩咐把兒身鎖押次日候審你道這縣主是誰姓吳名係南畿進士正是三巧兒的晚老公初還原任潮陽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在這合浦縣探珠的所在來做官是夜吳傑在燈下將准過的狀詞細閱三巧兒正在傍邊閑看偶見宋福所告人命一詞躬身羅德乘陽縣客人不是蔣興哥是誰想起舊日恩情不

覺痛酸哭告丈夫道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出嗣在母舅羅家的不期客邊犯此大罪相公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還鄉縣主道且看臨審如何若人命果真救我也難寬宥三巧兒兩眼流淚跪下苦苦哀求縣主道你且莫忙我自自有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兒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不能相見了當日縣主升堂第一就問這起只見宋福宋壽弟兄兩個哭啼啼與父親執命稟道因爭珠懷恨登時打悶仆地身死望爺爺做主縣主問了口詞內中也有說打倒的也有說推跌的蔣興哥辯道他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小人心忿忿與他爭論他因年老脚腫自家跌死不干小人之事縣主問宋福道你父親幾歲了宋福道六十七歲了縣主道老年人容易昏絕未必是打宋福宋壽堅執是打死的縣主道有傷無傷須憑檢驗既說打死將尸發在漏潭園去候晚堂聽檢原來宋家也是個大戶有體面的老兒當當過里長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尸場剔骨兩個雙雙叩頭道父親死狀衆目共見只求爺爺到小人家去相驗不願發檢縣主道若不見貼骨傷痕兒身怎肯伏罪沒有尸格如何申得上司過弟見兩個只是求告縣主發怒道既不檢我也難問得他弟兄兩個連連叩頭道但憑爺爺明斷縣主道等七之人死是本等倘或不因打死屈害了一個平人反增死者罪過就是你做兒子的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又把個不得善終的惡名與他心中何忍但打死是假推仆是真若不重罰羅德也難出你的氣我如今教他披麻帶孝與親兒一般行禮一應殯殮之費都要他支持你包服麼弟見兩個道爺爺吩咐小人敢不

遵依與哥見縣主不用刑罰斷得乾淨喜出望外當下原被告都叩頭稱謝縣主道我也不寫審單着差人押出待事宗回話把原詞與你銷訖便了正是

公堂道孽真容易 要積陰功也不難 試看今朝吳大尹 解冤釋罪兩家歡

却說三巧兒自丈夫出堂之後如坐針氈一聞得退衙便迎在問個消息縣主道我如此斷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會青他三巧兒于恩方謝又道妾與哥哥久別渴思一會問取妾娘消息官人如何做個方便使妾兒妹相見此恩不小縣主道這也容易之事看官一你道三巧兒被蔣與哥休了恩斷義絕如何恁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享愛的因三巧兒做下不是與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尤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隻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知此一件三巧兒的心腸也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與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再說蔣與哥遵了縣主明斷善實小心盡禮更不惜費宋家弟兄都沒話了喪葬事畢差人押到縣中回復縣主喚進私衙賜坐講道尊舅這場官司若不是令妹再三哀懇下官幾乎得罪與哥不解其故回答不出少停茶罷縣主請入內書房教小夫人出來相見你道這番意外相逢不像個夢景麼他兩個也不行札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與妾與娘從沒見這般哀慘連縣主在傍好生不忍便道你兩人且莫悲傷我看你不像哥妹快說真情下官有處兩個哭得半休不休的那個肯說却被縣主盤問不過三巧兒只得跪下說道妾罪當方死此人乃妾之前夫也蔣與哥料不過也跪下來將從前恩

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說罷兩人又哭做一團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道你兩人如此容態下官何忍拆開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領去完聚兩個插燭也似拜謝縣主前忙討個小轎送三巧兒出衙又喚集人夫把原來賠嫁的十六個箱籠擡去都教與哥收領又差典吏一員護送他夫婦出境此乃吳知縣之厚德也正是

珠還合浦重生采

劍合豐城倍有神

堪羨吳公存厚道

貪財好色竟何人

夫人向來娘子後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連生三子科第不絕人都說陰德之報這是後生再說蔣與哥帶了三巧兒回家與平氏相見論起初婚王氏在前只因休了一番這平氏衣足明媒正娶又且平氏年長一歲讓平氏為正房王氏反做偏房兩個姊妹相稱從此大二婦團圓到老有詩為證

恩愛夫妻雖到頭

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疴定報無虛謬

咫尺青天莫遠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